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Classics of Literary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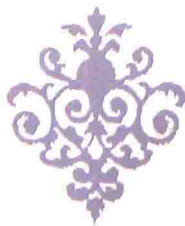
西方文论经典 (第二卷)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高建平 丁国旗◎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XIFANG WENLUN JINGDIAN

西方文论经典

(第二卷)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高建平 丁国旗◎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论经典. 第二卷,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高建平, 丁国旗主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396-3634-4

I. ①西… II. ①高… ②丁… III. ①文艺理论-西方国家-近代-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1594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策划统筹: 朱寒冬 沈喜阳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 65859551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46.5 字数: 80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方文论经典》编委会

主编：高建平 丁国旗

编委名单(以姓名字母排序)：

陈中梅	丁国旗	丁怀超	范玉刚
高建平	耿涛	贺玉高	李世涛
陆建德	史忠义	王进进	吴晓都
杨俊杰	章国锋	张中载	周启超

总 序

安徽文艺出版社作出决策,要出版一套六卷本的《西方文论经典》,这促成了我与一群年轻人有了合作的机缘。我主要是提出想法和建议,具体工作主要是丁国旗与我的一些年轻朋友们做的。经过几年努力,这套书终于要面世了。出版之际,受大家的委托,在这里写几句。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文论选的书,有的是中国学者编的,有的是外国学者编了以后中国人翻译的。一些重要的西方文论的选本,曾经对我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还要编这套书呢?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能做一点什么?我想做的事,首先就是,要编出这样的一套书,它不是西方历史上重要文论家的重要言论的辑录,而是选出一些重要的文章,或者专著中较为完整的段落,并加以解说。

相比较而言,言论辑录不是独立的读本,而是文论史的配套读物。记得我以前读过波兰美学家塔塔凯维奇所写的三卷本《美学史》。这套书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附上一些相关的原文与英文对照语录。这样,能多少读一点古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其他语言的人,可以看到原文,不能读的,也没有关系,有英文翻译。但是,这种语录式的辑本大都不能独立地去读,只能附在相关的章节后面,为美学史作配套。

我们编这套书,是要选出较为完整的章节,使它们本身就有可读性,让作者本来的意思获得展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配上有关作者个人和所生活时代的介绍,配上对所选章节的解读和阐释,希望读者能独立地,不用随时翻看相关的历史著作,就能读下去,读完它,读懂它。我当然不反对读者在读这套书之前或之后,去读有关西方文论史的著作。我们所做的事,是不希望这套书成为某一套或某一派文论史著作的配套读物,为这些史书做注脚。读这套书,

不带任何框架地去看他人是怎么说的,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当然,读西方文论,我们逃脱不了寻找警句的习惯。读一些古代著作,最后留在人的口中和记忆中的,也常常是一些警句,如艺术即模仿、寓教于乐、风格即人,等等。其实,这些警句在人们许多世纪的反复引用过程中,早已改变了原初的意义,而获得了新的意义。意义的改变,原有意义的被误读,新的意义的获得,是事实,需要被人们承认。马克思曾经说过,被曲解的形式,常常是普遍的形式。但是,我们学习和理解西方文论,仍需要做一件事,即回到原初的语境中去,回到命题的原初意义上去。这套书所做的是帮助人们在这方向前走一步,提供这些警句出现的语境,使他们的意义能在其原初的语境中显示出来。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有过一些讨论。其中争议比较多的,是分期和分类。例如:何谓近代?何谓现代?又何谓当代?再比方说,某位作家、艺术家属于哪一个“主义”。在这种种分期与分类中,有约定俗成的分法,我们也不得不照常规办事,有时,在处理时,只好从俗从众,不能完全由着性子来。但尽管如此,我仍想有所坚持。

在分期的问题上,我想避开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提法。在中国,这种提法的意义是明确的,与政治史的分期联系在一起。如果原封不动地将政治史的分期推到文论史上,并且将中国学界所习惯的分期推到西方文论上,就会带来一些误解。因此,我们采用以一些代表性的文论家和文论现象作为分期依据的做法,努力使分期淡化、相对化。当然,历史总是连续发展着的,任何分期都会带来争论。抽刀断水水更流,分期只是断水的刀而已。我们这套书分了六卷。为了使书能够分卷,为了叙述和分工的方便,我们决定用现在这个分法。这么分,肯定会引起争议,我们也欢迎批评。希望通过争议,加深对西方文论史连续性、历史关联性、各个不同国家的相互影响关系的深入了解。

我们这套书在一些地方,仍免不了用“主义”、“思潮”和“流派”来分类和分组。在阅读西方的一些文论著作时,我最反对的是这样一种做法,即“演绎法”:认定某位作家或理论家属于某一种“主义”、“思潮”和“流派”,假定他必然会持某种观点,然后在他的论述中寻找这种观点的佐证。实际上,一个人的

思想和观点,是这个人在当时的文学艺术实践中,作出的独立的分析和提出的特有的主张。在这里面,有着这个人的个性,他或她的独立思考,当然也与这个人所处的具体时代、生活和艺术处境有关。因此,对于历史上的文艺理论家,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家,首先要把他们作为个人来看,读懂他们,其次才是他们与一些流行的“主义”、“思潮”和“流派”的关联。这是一种悖论:一个人常常只有从属于某种“主义”、“思潮”和“流派”时,才会被头脑简单的史家所提到,被大众所接受,从而变得有名;但是,一个人只有在超越了自己时代流行的“主义”、“思潮”和“流派”,展示出作为个人的独特发现时,才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与编写组讨论时,反复提示,我们不能随意给所涉及的人物贴标签,更不能以为贴上了标签就万事大吉,鉴定完毕、解读完成。每一位能选入到这个选本中的文论家,都是大师级的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才是最可宝贵的。个人绝不是“主义”的注脚,相反,“主义”可成为个人的最不完善的注脚。

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什么别的亮点的话,这就是:一直选到当代。这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做的一件事。写过任何一种历史,无论是政治史、哲学史,还是文学史、艺术史的人,都有体会,最难写的是当代史。我们做选本也是如此。一直选到当代,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哪些文本是当代最重要的文论文本?对这些文本如何评价?我们选英美法德意的文论家们,如果这些国家里的人自己都对本国的文本的重要性和价值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我们又怎么办?但是,再难也得做啊!不绕开,不怕被人指责,从这套书的实用性出发,一定要选到当代,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设想。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如果由此招来一些批评,那会是很好的事。毕竟,我们提出问题来了,就此讨论起来了。通过讨论,逐渐形成共识,以后就会做得更好些。

最后,我想谈谈西方文论对我们的重要性问题。过去一个世纪,西方文论大举进入中国,是好是坏,福兮祸兮,众说纷纭。我的想法是,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西方文论要为我所用。过去的一百年,正是在这种不断接受西方文论和重读古代中国人有关文学艺术和论述的过程中,发展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我们谈论从“诗文评”到“文艺学”的发展线索。实际上,从“诗文评”到“文艺学”的转化,不是一种自然的增长,而是一种学科的移入、嫁接的过程。

古代中国没有一个被称为文学理论的学科。我们是从西方吸收了这个学科，有了学科意识以后，再续上历史脉络的。这种接续历史脉络是必要的，但不能由于历史脉络的接续而否定一百年来的接受。

关于怎样发展中国文论的问题，我已经在许多地方说过了，还是三句话：“拿来主义”、“实践标准”、“自主创新”。在这三句话中，第一句，是“拿来”。西方文论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接着“拿”。“拿”古代西方的理论，重读经典，既要读懂原意，也要读出新意。这些经典，永远不会过时。我们有时会读到这样一些文章，其中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但说得不对，说乱了，那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回到这些经典大师那里，从他们的问题出发，在论述中说出新意。我们还要“拿”当代西方理论。这不是说跟着他们的种种新的“主义”走，而是深入思考他们的问题。这些思考有助于发现我们自身，找到中国文学理论当前困境的原因，看到发展的前景。当然，“拿来”以后，我们还是要面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现实，让这些理论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和艺术实践之中，从而最终实现理论的创新。

谢谢与我一同工作的这一群年轻人，这套书是我们愉快合作的见证，是我们友谊的见证。希望这次合作的经验，对他们未来的研究工作有所助益。当然，这项工作，也是任务来了，便要硬着头皮应对的一种尝试而已。多年前，我也曾经想过编这套书，但到了可以编的时候，仍深感准备不足。现在看来，这套书可能还有许多的缺点，有很多的不尽如人意之处，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各位同行批评。如果能引来金玉良言，那也是这套书的一个收获。



2013年3月5日

目 录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想

但丁:论俗语 /003

阿柏提:论绘画 /013

论雕塑 /019

彼特拉克:秘密 /024

薄伽丘:但丁传 /047

异教诸神谱系 /048

明屠尔诺:诗的艺术 /051

钦提奥:论传奇体叙事诗 /054

瓜里尼: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 /059

达·芬奇:画论 /062

米开朗琪罗:佛罗伦萨 /079

塔索:论诗的艺术 /118

卡斯特尔维屈罗: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诠释(疏证) /125

马佐尼:《神曲》的辩护 /154

洛贝·台·维加:编写喜剧的新艺术 /158

龙沙:法语诗艺简篇 /168

蒙田:论盖世英雄 /179

谈维吉尔的诗 /186

锡德尼:为诗一辩 /230

塞万提斯:《堂·吉珂德》前言 /283

莎士比亚:论演员艺术 /291

论公众戏剧的程序 /294

培根:说美/298

新古典主义

高乃依:论剧(摘要) /303

论悲剧 /317

德莱登:悲剧批评的基础 /344

蒲柏:论批评 /362

撒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 /373

莫里哀:关于喜剧 /415

布瓦洛:诗的艺术 /439

圣·艾弗蒙:论古代和现代悲剧 /451

论对古代作家的模仿 /455

温克尔曼:论艺术作品中的优雅 /458

荷迦兹:美的分析 /467

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

伏尔泰:论悲剧 论喜剧 /487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 /497

狄德罗:论戏剧艺术(上) /523

博马舍:论严肃戏剧 /571

莱辛:拉奥孔 /580

赫尔德:批评之林 /608

维柯:论能力、感觉、记忆力和想象力等 /620

布封:论风格 /631

杨格:试论独创性作品 /640

休谟:论趣味的标准 /681

博克: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选) /700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想



论俗语

[意]但丁著 柳辉译

卷一

第一章

在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人讨论过俗语这门学问,而事实上我们看到这种语言对一切人都是极为必要的,不只是男人,就是女人和小孩也须尽力就其所能掌握它。既然我们的愿望是给那些像瞎子一般在街上行走的人一些启示——他们总把其实在前面的东西,错想在后面——我们就在耶稣帮助下阐释俗语的重要;不只从我们自己的智慧中汲取清水供人一饮,还要掺入我们从别人那里取来或搜集来的最好的东西,好使我们能够提供最甜美的蜜水。但是由于每种学问的任务不是证明而是解释它的主题,好使人能知道和这门学问相关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说所谓俗语就是小孩在刚开始分辨语词时就从他们周围的人学到的习用语言。或者更简短地说,我们所说的俗语就是我们模仿自己的保姆不用什么规则就学到的那种语言。从这里面更产生了另外一种派生的言语,就是罗马人称作文学语言的。这种派生的言语,希腊人和其他民族也有,但不是一切民族都有。然而只有少数几个人会用这种言语,因为我们只有费了很多时间,刻苦学习才能学到它。而且这两种言语之中俗语是较高贵的,因为这是人类最初使用的,也同样因为全世界都使用它,虽然它在发音和词汇上分作许多不同的形式。它是二者之间较高贵的也因为它对我们它是自然的,而另一种是人为的。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较高贵的言语。

第二章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元初的言语。然而我说“我们的”，其含义并不是说在人的语言之外还有别的语言存在，因为在一切存在的事物之中上天只赋给人类说话的能力，因为只有人类需要说话。天使或者下等动物都不需要语言，上天即使给他们说话的能力也没有用，因此我们知道自然也没有这样做。若是我们清楚地考虑一下说话时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它只不过是把我们头脑中的思想展示给别人。为了显示他们光荣的思想，天使具有最现成的，真正不可名状的智力，天使的各方面以此被另一天使所知，这或者是由于他们自己或者至少借着那面最光亮的镜子^①，在这面镜子里他们的美得到最完美的表现，他们也最热切地注视着它。既然如此天使就不需要言语作为外在的表示。若是有人举出堕落的天使来反对，我们可以指出两点来作答。第一，我们可以说既然我们讨论的是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应略过堕落了的天使，因为他们坚决地拒绝等待上帝的旨意所指定的时间；第二，也是更好的理由是魔鬼他们自己为了互相揭示他们的不诚实，只需要互相了解他存在着和他的权力是什么：这个他们是知道的，因为在堕落以前他们彼此是了解的。

下等动物由于它们只凭天性行事所以也不需要具有语言的能力。因为所有同种的动物都有同样的行动与情欲，这样它们就能根据自己的行动和情欲来了解同类动物的行动与情欲。在不同种的动物之间语言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友善的交往。

若是举出对第一个女人说话的蛇^②，或巴兰的驴^③，说它们也说话来反对我们，我们就回答说天使在后者，魔鬼在前者之中使动物的器官发出类似真正语言的声音；而不是驴除了鸣以外，蛇除了嘶以外还会发出别的声音。

若是有人举出奥维德在《变形记》第5卷中所说的能言鹊说话来反驳，我

① 指上帝。

② 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3章。蛇引诱夏娃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③ 见《圣经·旧约·民数记》第22章。巴兰是先知，巴勒来召他去而上帝不愿他去。上帝的使者在路上拦阻驴，驴走向田里，或紧靠墙走，巴兰用杖打驴，耶和华就叫驴开口说话。

们回答说他这样说只是个比喻,其实说的是别的。若是有人接着说甚至现在能言鹊和别的鸟也能说话,我们说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动作不是说话而是一种模仿我们语言的声音。或者换句话说,它们只模仿我们发声,而不是模仿我们说话。因此若是有人说“毕卡”(能言鹊),它回答的也是“毕卡”,这只是重复或模仿原先说这个词的人的声音。

因此很明显只有人才有说话的天赋。我们试图简短地解释为什么语言对人是必要的。

第三章

既然人的行动不是受本能而是受理智支配的,而理智本身又在识别力、判断力与择别力等方面因人而异,因而几乎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自成一类;既然如此,我们认为没有人能像兽性的动物那样从自己的行动与情欲中了解别人;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像天使似的凭灵性就能了解别人,因为人类的灵性被肉体的粗鄙愚昧所拘牵。因此人类就需要某种为互相传达思想用的,既是理性的又是可感觉的信号,因为这种信号既然要从这个人的理智那里接受某些东西并把它传给另一个人的理智,就必须是理性的;既然除了通过感觉的媒介以外就不能把事情从一个(人的)理智传到另一个(人的)理智,因此它必须是可感觉的,因为如果它只是理性的,它就不能把一个(人的)理智传给另一个(人的)理智;如果它只是可感觉的,它就既不能从一个人的理智取得什么也不能在另外一人的理智中存入什么。

这种信号就是我们所谈的高贵的题目本身:就它是声音而论,它是可感觉的;但就它随说话人的意愿传达某种意义而论,它是理性的。

第十六章

为了想找到豹子,我们曾经搜寻过意大利的高山和草原,但是没有找到。现在让我们用更理智的办法追索它,这样,这只已无踪迹的豹子,我们才能通过巧妙的努力在我们的辛劳工作中完全围困住它。然后我们再把猎矛举起。

我们知道在每一类东西中一定有一件东西可以用来比较和衡量一切该类东西,我们把它当作一切别的东西的计量,正如同在数目中是用单位来计量,

数目的多少视其距单位的远近而定;在颜色中一切都以白色计量,颜色的深浅视其距白色的远近而定。我们所说的表示量和质的范畴也可以应用在任何范畴上,甚至个别存在。就是说,被我们看做属于某一个类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可以用这一类中最简单的来计量。因此不管我们的动作可以分做多少种类,我们都可以找到一种可以计量它们的标准。这样,就我们单纯作为人类的行动来说,道德(按一般了解)就是标准,人们就是以它来判断人的好坏;就我们作为公民的行动来说,法律是标准,人们根据它来判断一个公民的好坏;就我们作为意大利人的行为来说,我们有某些很简单的举止、衣饰、语言的标准,就是据此来权衡和计量我们作为意大利人的行动。这些行为的至高标准,按其从属来说是全意大利的,不是专对意大利某一个城市的,而是普遍对一切城市的。从这些行为中间我们可以识别出我们在上面猎寻的俗语,它的香气在每个市镇,但它的巢穴却不在任何一个城镇中。然而在一件东西中可以比在另一件东西中多,正如同最简单的存在,就是上帝,在人中比在野兽中可以看到的多些,在动物中比在植物中多些,在植物中比在矿物中多些,在矿物中比在火中多些,在火中比在土中多些。最简单的量,即单位,在单数中比在双数中更易见些;最简单的颜色,即白色,在橙色中比在绿色中更易见些。

我们既然已经找到我们所要找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意大利的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法庭的俗语就是那属于意大利一切城市而又不专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的那种语言,意大利一切城市的方言都以此来计量、权衡和比较。

第十七章

我们现在必须解释为什么我们把我们找到的这种语言称作“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和法庭的”,因这样做可以把这种语言本身的性质揭示得更清楚。那么首先让我们讲明“光辉的”这个状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说这种语言是“光辉的”?按照我们的理解,“光辉的”这个词是指那种发光照亮别的、自己也被照亮的东西。这样我们说某些人是光辉的,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为权力所照亮,又以正义和慈善光照别人,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受到很好的训练以后就转而给别人很好的训练,就像辛尼加与奴马·庞培那样。我们所说的俗语是因练习和力量而高贵的,也用荣誉和光荣增加它的追随者。